



进士，是封建社会的最高学历，一个地方出过多少进士，是当地崇文厚德的重要标志。在实施科举制度的一千三百年间，宁波镇海共出过102名进士（包括原定海县统隶、原昌国县境300年间产生的舟山进士）。这个群落里，出现过一大批出色的行政管理专家、教育专家、文史专家。



镇海牌门头村父子进士亭

文脉绵延700多年的谢家、被弃市处死的状元张信、刚正不阿的贺钦……

漫话镇海“进士史”

顾瑜芯



古代脱产读书考进士，是一件很需要经济实力和家族积累的事情，多以家族、亲缘和师承关系为主导。究其原因，是这些豪门大姓掌握着政治、经济和文化资源。他们深受儒家思想影响，重视家学、家风的传承，视取功名为正途。

镇海的进士群体亦是如此。唐广德二年（764年），安吉县茗溪乐姓商人卜居灵岩，至六世有乐仁规、乐仁厚考中进士，分别在唐龙纪元年（889年）和大顺二年（891年）明洪武初，乐氏家族辟为定海教谕，教出洪武状元张信、进士陈韶等弟子。宋崇宁二年（1103年），婺州府东阳人沈开卒于定海，后代在当地定居，宋代有沈子霖、沈铎、沈铨、沈焕、沈中文、沈晟、沈士龙、沈大圭、沈沆9人成进士。

宋宣和七年（1125年），平江府谢字中进士，官封定海，在任上歿，他的后人定居在县城，衍成大家族，明代有谢琛、谢渭2人成进士；清代有谢泰宗、谢荣昌、谢兆昌、谢绪彦、谢闾祚、谢辅耀、谢辅站、谢辅谦7人成进士。一城文人，半城谢家，文脉绵延700多年，在全国都是一个奇迹。



古代的状元一般当不上大官。这固然有状元人数太少的因素（从唐至清，总共只产生不到640名文状元）；另一方面，考上状元有时候只是说明他的文采比较好，会写文章，但没有治国的本领，就不一定了。镇海唯一的状元张信，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状元及第，授翰林院修撰，三年后，升为侍讲，



“四明十才子”之一陈聿昌宅第的木匾

农村宅基地使用权确权的意义

新知 贾康

近日看到一条报道：国家有关部门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第3226号建议进行答复，明确表述“农村的宅基地使用权可以依法由城镇户籍的子女继承并办理不动产登记”。这里的依法，是指根据国家《继承法》，被继承人的房屋作为其遗产由继承人继承，而房地一体，所以因继承房屋而占用宅基地，可对其按集体用地使用权确权。由此而有如下初步思考和分析：

现代国家治理，需要有明确而合理的不动产确权登记作为社会正常生活的基础条件之一，这种确权和登记，当然不仅要覆盖城镇，而且也要覆盖农村。中国农村户籍成为“农民居民”身份的认定依据，而“农村人”在国家现代化过程中的总趋势是不断减少，越来越多的“农村人”的后代，会去城镇工作和生活并取得城镇户籍，变为“城里人”，他们能否继承前辈去世后留下的乡村房屋？答案是肯定的，因为房屋是自建私产，当然可继承；那么房屋所占据的“地皮”（法律规定为“集体所有”的宅基地），其使用权必然随着房屋的所有人走，所以合乎逻辑的制度

策论、经义考试，便造成了宋代散文的生辉。明清以八股取士，束缚思想莫过于此，所以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说：“学问由此衰，心术由此而坏。”

综观历史，唐宋进士文星璀璨，明代以后日益黯淡，镇海的进士也符合这一规律。宋朝宣和三年（1121年）进士曹粹中有《诗说》三十卷，清初学者全祖望认为“论吾乡诗学者，当推先生为首座”。乾道五年（1169年）进士沈焕继承陆九渊心学，与杨简、袁燮、舒璘同创南宋四明学派，人称淳熙四先生，誉为“浙中之梁木”，淳熙五年（1178年），朱熹也要到镇海城内会见沈焕，与之同辩探讨理学。明清两代只有崇祯十年（1637年）进士谢泰宗，时人称其为“经济文章咸卓当代，继先业开后世，自然中流之砥”，并誉之为“吾邑风雅之大宗”，但与先贤比，成色已显不足。

最能说明问题是清朝文学大家姚鼐，虽然中举，但最终没有考中进士。他的门生陈聿昌却是进士，时称“四明才子”之一，但对古诗文并不擅长。明朝以后的科考，更加突出文官选拔制度的本质，而不是文学创作才华和经典阐释能力的考查。



镇海历为军事要地。特别是明初扩城建卫所，清驻水师，这些军人家族中，有5位考中武进士，分别为明代的李环、李廷璿、贺士谔，清代的汤杰、孙鼎元。

李环祖父是卫指挥，父亲嘉靖年间在镇海帅师防御倭寇。李环中武举后，督浙西水军，独帅舟师在诸海岛巡逻，一次在徐公山以孤军力战倭寇，斩获数十级。万历十一年（1583年）成为武进士后，进都指挥参事，掌卫篆。任职三载，在御史台考核中，列全省武官第一名，升湖广靖州守备。在楚地衣不解甲，身先士卒，三月平定诸苗，不久积劳病死，年仅四十四岁。

镇海军人世家也出读书人。如明朝正统十年（1445年）进士史敏、成化二年（1466年）进士贺钦、嘉靖十七年（1538年）进士王心。特别是贺钦，安家辽东广宁后屯卫，不光学问好，品德也高，深孚众望。明正德四年（1509年），太监刘瑾巧取豪夺辽东田地，激起民变，贺钦当时告病在家，前往劝阻，老百姓听从他的建议，止杀以待命。镇兵前来镇压，贺钦极力为老百姓开脱，一场大祸消



宁波中学和镇海中学的创办人之一盛炳纬。(图片来源:资料图)

弭于无形。当时有边将诱杀边民冒领军功，看见贺钦感到很羞愧：“他人可欺，吾敢欺贺先生耶？”



如今镇海的一些地名，还有当年这些进士的痕迹。除了谢家河塘、薛家弄等地名，还有一些建筑物留存至今。

溯浦牌门头村有父子进士亭，表彰的是明景泰五年（1454年）进士刘洪、弘治九年（1496年）进士刘光父子。镇北望族十七房郑家，起自清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进士郑谦，最为显赫的是在后堂楼进士第前的一对高大旗杆，十里外都能望见。曲汇塘有草舍舍利，是清同治十年（1871年）进士陈聿昌宅第，屋子里还有“进士”“登科”“副贡”三块木匾高悬。县城仓头有邵辅忠故宅，俗称大司马第，宅前有马鞍埠头，东面一座尚书桥。

不过这些，都比不上光绪六年（1880年）进士盛炳纬的事业。鸦片战争后，西学东渐，不可避免地会对科举制度带来冲击。一些清末的进士，也积极投身于新式学堂和新式教育，培养人才以应对山雨欲来大变局。盛炳纬就是其中的翘楚。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盛与宁波知府程稻村共同创办储才学堂，后更名为宁波中学堂。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由张之洞楷书“宁波府中学堂”石门额，至今矗立在宁波中学校园内。1911年盛炳纬在镇海建立了全县第一所新式学校——镇海县中学堂，这所学校几经波折，最终定名为镇海中学，蜚声海外。

直隶人张之洞虽为同治二年（1863年）进士，却是千年进士制度的掘墓人。1903年，他和袁世凯上《请递减科举折》，提出“是科举一日不废，即学校一日不兴；将士子永远无实在之学问，国家永远无救时之人才，中国永远不能进于富强，即永远不能争衡于各国”。1905年，清廷宣布废除科举，中国封建科举考试就此寿终正寝。镇海进士与他有渊源，也是佳话。

远景上可以作一基本框架的前瞻：城乡分治的“二元经济”格局，必然需要在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中弥合为“城乡一体化”，那么城乡“国家所有”与“集体所有”的“土地制度二元格局”，也就合乎逻辑地可探索如何走向一体化。其实，深圳已在全国率先取消了“土地集体所有”概念，所有土地归入法定的国有这个大平台，在消化深圳原“农村居民”相关的历史遗留问题后，所有的不动产权（既包括房屋所有权，也包括土地使用权）都可以在统一市场内依法合规地作出交易，实现要素的无缝流动。我认为，深圳的这一“先行”，也客观地形成了“示范”，昭示着中国土地、不动产制度变革的前途，必然是合乎逻辑地打通城乡，告别“二元经济”格局。（作者为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来源：人民论坛

乐乐胃胃看电影 八分钞票买棒冰

老话新聊

桂晓燕

今天阿拉“老话新聊”开头，先来念一首老宁波的顺口溜：“一个后生真开心，两张票子带在身，三岔路口等爱人，四点敲过就动身，五点一刻要赶进，（六）乐乐胃胃看电影，（七）喊喊喳喳谈恋爱，八分钞票买棒冰，（九）久久勿肯回屋里，（十）实在有眼难为情。”

这是老底子宁波的后生、小娘（姑娘）谈恋爱交朋友的常见情景，也可以说是基本模式。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会觉得不可思议：谈恋爱介简单、介寒酸啊？男生做人介轻松、介惬意啊？只要请客看一场电影，买两支棒冰，就可以跟女生谈得这么开心？呵呵！这时候，他们的老爸会“跳出来”证实：你勿相信是吗？实话告诉你，我跟你妈当年就是这样谈的！

哈，当年这样谈的人多的是！可以说，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谈恋爱找对象，基本上勿讲钞票（反正大家的收入都不高），主要讲人品，也要看年貌是不是相当，最要紧的是看是不是讲得拢，能不能合得来。老宁波把这叫做“缘分”，也就是爱情。不过旧时风气未开，更旧的旧时男女还受不亲呢，受东方传统文化熏染的中国人，“爱”字是羞于出口的，尤其对女孩子而言，更是如此。那怎么来表达自己的感情呢？在传统戏里，往往是这样的剧情：青春少女待字闺中，有佳公子前来求亲，打动姑娘芳心，父母也没有异议，她就会羞答答地禀告父母：“女儿的终身大事，全凭父母做主……”倘若来的是一个花花公子，鼻子上有一块白粉的那种，她就对父母说：“女儿舍不得离开爹爹母亲，还想伺候七老……”您瞧，这就是我们中国女孩子的矜持含蓄，西方人是学不会的，哈哈！

说来说去，就看有没有缘分。有缘分就是恩爱夫妻，没缘分钞票再多也是冤家夫妻。正像宁波老话所说的：“只要夫妻好，苦苦也吃好。”宁波老话还说到：“吃勒好，穿勒好，勿如夫妻同到老。”显然强调的是感情比金钱更重要。这不是故作清高或矫情，而是老宁波从事务中得出的道理。

然而，有人不相信这个道理，只相信钞票。这在现在的一些相亲节

目中，表现得十分露骨。例如，前些日子在西南某大城市高新区举行的一次所谓高端相亲会上，有女士就表示，对男性财产的要求，至少是5000万元，她觉得自己值这么多；另一名女士则要求1亿元，否则就没有安全感。至于年龄，许多女士表示对方可以比自己大25岁，要是太年轻了，肯定钞票就少啦。有人还搬出什么婚姻跟年龄没有关系的“高论”来。笔者认为，这种说法纯属似是而非，误导青年。除非两人确实已经产生了感情，作为个案另当别论；而双方还没有开始交往，事先就预设年龄档次，让男方比自己大25岁，你是找老公还是找老爸啊？婚姻大事关乎人类的健康繁衍和发展，怎么能跟年龄没有关系呢？至于安全感，在正常情况下，不是嫁得越老，越不安全吗？自己觉得值5000万元也好，值1亿元也罢，在笔者看来，凡有“价格”的都是“商品”，有买卖婚姻之嫌；怎比得上不讲金钱的纯真感情，那才是“无价之宝”呢！

2002年初，宁波晚报曾在《老人天地》版举行过一次“我的婚礼”征文大赛。本人当时是该版编辑，由此了解到许多参赛老人的相关情况。他们的身份、职业、个性、爱好各不相同，但是有一点高度一致，那就是感情真挚，婚礼俭朴，谈婚论嫁坚持把人品放在第一位，决不搞“只看钞票勿看人”那一套。可以说，他们都是对方的“无价之宝”。特别是其中一位名叫“雨生”的作者，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他在征文中描述了一个感人的爱情故事，大意为：他是来自农村的一个早年丧父的穷孩子，在宁波城里遇到了一位各方面条件都比他强得多的好姑娘，在姑娘的深情期许下，他俩冲破世俗偏见，走到了一起。他打了个生动的比喻：我好比董永遇到了七仙女……笔者问“七仙女”，为什么会喜欢这个“董永”？她说，我就看中他两点，一是非常勤劳肯干，二是对母亲非常孝顺。勤劳的人，能够凭自己的双手自立于社会；孝顺的人，对自己的老婆肯定不差！他们婚后几十年的幸福美满岁月，“董永”对娘子的无比体贴关爱，证明了“七仙女”的眼光是完全正确的。

不是说婚姻不能考虑经济条件，也不是说金钱不重要，而是说，在影响婚姻的诸多因素中，金钱肯定不是最重要的。

漫画角



盼亲人

李济川 绘



蜕变

张天赐 绘